

海湾国家研究

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及其地区影响^{*}

冀开运 邢文海

摘要：伊朗的波斯湾战略随着国际处境的变迁和国力的强弱变化具有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历史特点。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美国关系紧密，与阿拉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伊朗利用英国在1971年撤出波斯湾的权力真空以及伊朗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有利地位和综合国力上升的良好态势，由被动因应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谋求和维护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战略利益。伊朗因此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提高，掌握了波斯湾三岛的控制权，其军事力量也实质性地介入了波斯湾地区事务。因此，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湾战略基本实现了伊朗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伊朗；巴列维王朝；波斯湾战略

作者简介：冀开运，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400715）；邢文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研究生（重庆400715）。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4-0035-1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伊战争及其影响研究”（12BSS012）和2016年度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当代伊朗波斯湾战略研究”（CYS16064）的阶段性成果。

伊朗连接里海与波斯湾,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伊朗拥有广阔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是一个独立而开放发展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对国家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波斯湾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畅通对于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国内人民的福祉具有全局性影响。巴列维王朝对此有着更为强烈的认知,并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波斯湾战略。

一、巴列维王朝波斯湾战略的缘起

波斯湾作为能源生产和运输的核心区域,其地区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巴列维王朝后期是伊朗发展海洋经济、发挥地区影响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伊朗波斯湾战略推动了其对外交往和政治、经济、文化由封闭渐趋开放的发展演变。波斯湾战略是伊朗结合历史、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生态战略确立的复合型国家海洋战略;在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共同维护波斯湾的安全畅通与地区稳定的同时,意在建立具有主导地位的地区安全协作机制。中外学者多从伊朗与波斯湾国家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重视探究伊朗与美国在波斯湾海域和波斯湾沿岸各国存在的激烈竞争与微妙合作关系。^①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湾战略体现了伊朗在中东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特殊性,以及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波斯湾对于伊朗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波斯湾这一名称具有历史文化意涵,包含了伊朗人的历史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也代表了伊朗的国家意识和历史记忆,其文化属性是伊朗极为重视和极力捍卫的。其次,波斯湾是伊朗的军事安全屏障。伊朗在波斯湾海域控制了几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岛屿,并且在波斯湾沿岸和部分岛屿部署了防御性军事力量。第三,波斯湾对于伊朗的经济利益具有显著影响。波斯湾海域油气资源极为丰富,对于伊朗的油气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波斯湾航道是世界上具有战略性的石油运输通道,对于伊朗油气加工和中转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四,波斯湾的生态价值,尤其是波斯湾生态环境的稳定是伊朗的旅游和渔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第五,波斯湾是伊朗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波斯湾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提升了伊朗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话语权。正因为如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既包含了国家政治与经济战略,也包含了复杂的历史、宗教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

16 世纪初,霍尔木兹岛为葡萄牙殖民者所占领。为了恢复对霍尔木兹岛的统

^① 参见 Christin Marschall,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ress, 2003; 冀开运:《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 范鸿达:《伊朗与美国》,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2 年版。

治,伊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① 1819年,英国以镇压海峡海盗为名与伊朗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当伊朗无法确保波斯湾安全时,大英帝国有权维护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1851年的《英伊条约》使英国成为波斯湾的“地区警察”。自此,英国有权稽查过往商船,殖民主义的海洋霸权进一步在海湾渗透。英国对波斯湾航运业形成了强势垄断,伊朗船舶也因此逐渐被排挤出波斯湾地区的航运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公司占波斯湾航运量的四分之三。^② 通过对航运等交通运输的控制,列强进一步加强对伊朗对外贸易的控制,从而拥有了对伊朗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影响力。正因为如此,英国利用在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优势逐步加强对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政治、经济的控制。^③ 19世纪,波斯湾地区逐渐形成了英俄两国共同支配、互相制约的格局。^④ 纳赛尔·丁·沙在位时期,伊朗希望引入第三国势力来削弱英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势力范围,这成为其后近百年伊朗一直奉行的地区战略。但是,这些努力没有扭转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被动,受英俄共同支配的局面并没有因为新兴的殖民主义国家介入波斯湾地区的竞争而发生根本改观。1909~1921年,伊朗的国家独立名存实亡,对外交往实际上被大国所操纵。十月革命以后,沙俄政府垮台,英俄的地区势力平衡被打破,伊朗进一步沦为了英国的附庸国。^⑤ 1921年,伊朗希望借由向美国出售石油租借权来制衡英国的势力,但是此举遭到了英国和苏俄的抗议,直接导致了伊朗与两国关系和国内政局的紧张。^⑥

1925年,礼萨·汗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推动伊朗现代化改革和地区战略的调整,这是伊朗波斯湾战略的重要转折点。礼萨·汗在继承恺加王朝外交路线的同时,重申了伊朗对波斯湾的领导地位。他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确保伊朗的地区安全,通过与中东新独立的国家签署集体安全条约来巩固自身的安全,这增强了伊朗的国家独立性和政策制定的自主性。但现实环境是英军在波斯湾地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苏联在伊朗北部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礼萨·汗对于国际形势的转变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战略上发生了误判,没有及时转变伊朗的对外方针,为此后英苏入侵伊朗提供了借口。在引入美国的战略意图受挫之后,伊朗与德、意之间逐渐加强了政治与经济联系。纳粹德国的对外政策对伊朗的民族主义具有鼓舞作用,意大利则协助伊朗建立起了海军以捍卫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安全。伊朗与德、意两国关系的逐渐升温引起了英国和苏联的高度警惕。1941年6月,德军闪击苏联,波斯湾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成为英国向苏联运送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然而,

① 王平:《16-17世纪伊朗捍卫霍尔木兹岛主权论》,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05页。

② 赵伟明:《近代伊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③ Jaeed Shirazi, *A Concise History of Iran*, Baltimore: Publish America, 2004, pp. 218-219.

④ 张之毅:《沙俄夺取整个伊朗的侵略方针与俄英对波斯湾的争夺》,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第38-45页。

⑤ [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18页。

⑥ 冀开运:《伊朗现代化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德国在伊朗的存在对于同盟国军队的战略物资通道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英国和苏联因此照会伊朗当局,要求驱逐在伊朗的德国人,但遭到了伊朗政府的拒绝。8月25日,英国和苏联军队入侵伊朗,迫使礼萨·汗在9月16日逊位,流亡海外。^①英国和苏联的军事占领威胁了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也推动美国的介入。战时同盟条约签署后,伊朗境内自波斯湾到里海的海陆空交通大动脉的贯通有力支援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被誉为“胜利之桥”。^②苏、美、英三国在伊朗的战时合作形成了互相制衡,避免了伊朗的主权沦丧,提升了伊朗的国际战略地位。然而,撤军问题引发了双方的军事对峙,加剧了苏联和美、英之间的战略分歧,由此成为冷战的重要起源,^③而冷战格局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伊朗的波斯湾战略。

二、巴列维王朝波斯湾战略的实践

千百年来,波斯民族纵横驰骋于东西方之间,拥有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和智慧。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与竞争中懂得如何自保,在妥协中懂得如何赢得自主与尊严。^④历史上,伊朗注重对波斯湾的经营与控制,但战略层面重视波斯湾的是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伊朗的地区战略由被动应对转为积极主动地经略波斯湾地区。

20世纪以来,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波斯湾地区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不断凸显。^⑤伊朗的波斯湾政策具有深刻的冷战背景,并深受英国和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英国二战后国力受到严重削弱,面临苏联的威胁深感力不从心。为能有效遏制苏联的扩张以保护其在伊朗乃至波斯湾的石油利益,英国首先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以争取美国对于英国在波斯湾利益的支持。其次,英国扶持伊朗政权,敦促苏联撤军确保伊朗国家独立,以抵御苏联对于波斯湾的扩张和威胁。冷战铁幕的降临,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控制伊朗北部地区以及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的严重性,并促使美国对伊政策逐渐发生转变。^⑥1946年,美国调整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向伊朗提供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以稳定国内秩序,并且为伊朗政府提供购买武器的贷款。^⑦也正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同扶持,为日后巴列维国王推行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提供了相应的战略支持,但与此同时也束缚了伊朗的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

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题为《关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应持何种立场》

① [伊朗]阿卜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第340-341页。

② 同上,第346页。

③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④ Ray Takeyh: *Hidden Iran*,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2006, p. 29.

⑤ 冀开运:《伊朗综合国力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54-56页。

⑥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第354页。

⑦ 石斌:《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及其相关问题——基于新史料的重新探讨》,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2页。

的报告,认为伊朗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无力应对苏联的武力进攻和政治颠覆,势必会成为苏联觊觎的战略目标。因此,该报告提出美国要防止苏联对伊朗的渗透和控制,必须密切伊朗与西方的联系。^① 1953年政变以后,穆罕默德·礼萨在英国人的协助下返回伊朗。国王由此开始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来巩固自身的权力。首先,巴列维国王将军队作为权力根基,致力于军队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的现代化。第二,加强宪兵和警察的权力,提升宪兵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第三,建立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用于国内情报的搜集与对民众的监视,将国家财政资源倾注于萨瓦克以确保国内安全,对外则利用美国和英国发达的情报网共享情报。1956年,伊朗在西方的协助下建立的萨瓦克凌驾于所有警察部队之上,这些机构直接由国王掌控,互不隶属,相互牵制。伊朗利用了冷战期间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使英国和苏联失去了直接干涉伊朗的条件。在地区安全方面,巴列维国王在冷战格局下全面配合西方,置身于冷战前沿,允许美国在伊苏边境线上设置雷达站,坚定地执行亲美的外交政策以获得美国全方位的援助和支持。巴列维国王曾多次公开表示:“我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同时我们的军队也将发展壮大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② 这不仅巩固了国王的统治,也为伊朗发挥地区影响力、主导波斯湾地区事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与波斯湾地区国家总体上相向而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获得并巩固了国家利益。巴列维国王并不存在控制海湾国家的战略意图,但是希望波斯湾国家承认伊朗在波斯湾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确保波斯湾的畅通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就必须与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由于该地区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对弱小、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使得域外大国一直干预和操纵地区事务和各国的内政,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了显示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对这些国家没有构成威胁,伊朗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缓和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冲突。^③ 1958年伊拉克政变后,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普遍得到改善,主要表现为通过贸易活动促进双边关系,缓和宗教和民族矛盾。20世纪60年代,伊朗分别与科威特、沙特、卡塔尔划定了大陆架边界,解决了领土划界的争端。之后,伊朗还同巴林、阿曼、阿联酋解决了大陆架争端。同时,伊朗波斯湾战略的目标是摆脱波斯湾域外国家的干涉,实现伊朗在区域内的独立自主。^④ 追求独立自主的战略目标实质上在1979年以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波斯湾战略中仍然体现出一定的延续性。^⑤ 1968年1月,英国宣称要在1971年底将军事力量撤出海湾地区,伊朗试图依靠自身国力逐渐成为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其战略目标包含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首先,维护巴列维王朝的安全,镇压激进分子的反抗和苏联的颠覆活

① 范鸿达:《伊朗与美国》,第212页。

② 丁工:《从伊朗核问题看伊朗的地区大国意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4期,第45页。

③ [法国]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张许萍、潘庆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2页。

④ Christin Marschall,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ress, 2003, p. 9.

⑤ Adam Tarock, *Iran'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 Pragmatism Supersedes Islamic Ideology*,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9, p. 11.

动为固本之基;其次,确定外交优先原则,通过积极合作维系同波斯湾各国的关系,避免直接的对抗和冲突,避免这些海湾小国被极端主义所颠覆;最后,其战略重心在于保护伊朗石油资源和设施的安全,确保波斯湾地区的航行自由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这一系列战略目标意在凸显波斯湾对于伊朗海上经济生命线的战略地位。正是在此认知的基础上,伊朗积极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大规模购进美国军事装备,建设现代化的海军,以确保伊朗波斯湾战略目标的实现。

美国“尼克松主义”的提出,以及由此确立的“双支柱战略”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相对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伊朗得以在波斯湾地区重新主导地区性事务。此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核心就是争取在波斯湾的利益,并直接体现在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三岛的归属问题上。^① 波斯湾三岛位于波斯湾中心航道伊朗一侧,扼守作为波斯湾入海口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波斯湾三岛曾先后受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9 世纪,英国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了波斯湾三岛。由于经济、政治实力的衰退,加上反殖民运动浪潮的兴起,英国政府在 1968 年 1 月宣布撤离海湾地区。伊朗趁机宣称三岛是被英国强占的伊朗领土,伊朗对波斯湾三岛拥有主权,要求英国归还这三个岛屿,以便更好地维护波斯湾地区安全。为了换取沙特和科威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默许,伊朗提出愿意放弃对巴林的主权要求。^② 英国出于石油利益的考虑,希望在撤军后波斯湾石油航道依旧能够畅通,以保证西方石油资源的供应以及经济的稳定,同时与伊朗保持伙伴关系,为此默许伊朗对阿布·穆萨岛拥有一定管辖权,但是没有明确说明波斯湾三岛最终主权的归属。

波斯湾地区直接影响伊朗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地区形势的动荡势必会影响能源出口及通道安全。伊朗认识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不仅关乎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涉及波斯湾沿岸其它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因此,伊朗将外交和军事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波斯湾地区,并以开放的态度与波斯湾沿岸的七个阿拉伯国家进行合作。巴列维国王认为,伊朗缺乏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线,波斯湾的石油运输畅通具有不可替代性;基于此,伊朗必须加强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力量来确保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伊朗的边境安全和石油利益才能避免受到地区形势动荡的波及。^③ 1973 年,伊朗派遣三万多军队前往阿曼平定叛乱,稳定阿曼的君主制政权。尽管此举被海湾一些国家指责为充当波斯湾地区宪兵,但毋庸置疑的是伊朗在英国撤出波斯湾地区之后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得到相对地提高。1973 年 10 月,伊朗公开宣布覆盖波斯湾大陆架的水域为伊朗的专属渔业区,并且将该渔业区延伸 50 海里直至阿曼海,这被伊拉克视为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咽喉的重要举措。1974 年伊朗与阿曼签署协定,该协定允许两国联合海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④

① 赵克仁:《海湾三岛问题的由来》,载《世界历史》1998 年第 4 期,第 112 页。

② Christin Marschall,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pp. 134-139.

③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刘津坤、黄晓健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144 页。

④ Christin Marschall,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pp. 7-9.

由于伊朗的海军相对于阿曼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该协议使伊朗在事实上能够控制所有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1975年3月,伊朗与伊拉克达成共识,双方签署了《阿尔及尔协议》,承诺共同维护波斯湾的地区安全,削弱域外国家的干涉与影响。1975年,伊朗的陆军规模达到了28万人,连续两年购买美国军事武器合计达60亿美元以上。^①在波斯湾地区军事实力的相对提升保障了伊朗沿海地区石油设施的安全和石油运输的畅通,也使伊朗油气工业在此期间迎来了长足的发展。“白色革命”时期,哈尔格岛建成了大型石油深水港口,将伊朗南方各地数十条输油管道运输的原油集中在哈尔格岛转运出口,并在波斯湾沿岸多地建设了配套的石油化工厂,带动了伊朗沿波斯湾海岸港口城市的勃兴。

三、巴列维王朝波斯湾战略的影响

波斯湾战略是伊朗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伊朗的对外交往和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影响了伊朗20世纪70年代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产生了显著的地区影响,重构了70年代的波斯湾地区秩序。在国家定位上,伊朗一方面以国家辉煌的历史荣耀为傲,另一方面又在地区交往中缺乏安全感,陷入了地区军事化的战略误区之中。^②伊朗试图利用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追求对于波斯湾这一战略要地的相对控制,并以此作为伊朗主导波斯湾地区的重要支撑。但是,国家战略意图与现实处境的差异性、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与实用主义倾向之间的摇摆不定,也构成了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显著特征。^③一方面,这一战略确保了伊朗在波斯湾的经济安全,确立了其在地区内的军事优势,为伊朗争取到了国家利益,增强了地区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也加剧了地区的竞争态势和军备竞赛,导致了国家资源向军事领域倾斜,同时激化了国内各阶层与当局间的矛盾,进而加速了巴列维王朝走向毁灭。大规模的武器进口既反映了当时巴列维国王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反映了伊朗国家资源开始过度地向军事领域倾斜。1962年至1972年间,伊朗国民生产总值从3,404亿里亚尔增长到12,260亿里亚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59美元增加到304美元。^④在伊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较多衍生的社会问题,接连出现了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短缺、城乡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严重的财政赤字等危机。统治者急于求成的心态造成了某些经济决策失误,引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混乱的经济为以后的街头运动和抗议风潮提供了条件。在当时伊朗民众的认知当中,宗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左翼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和产业工人人们的革命目的也建立在面包和奶油的基础之上。^⑤民众

① [法国]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第353页。

② 田文林:《伊朗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4期,第79页。

③ Ray Takeyh, *Hidden Iran*, p. 60.

④ 张振国:《未成功的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⑤ Rob Johnson, *The Iran-Iraq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8.

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以及对回归伊斯兰秩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引发了伊朗国内的政治动荡。

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尽管伊朗为了显示自身战略不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相继解决了与邻国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但由于伊朗强化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地区各国对于伊朗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提防,波斯湾一些国家对于伊朗的势力扩张极为不安。伊朗是波斯湾地区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而沙特和伊拉克则利用石油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政治地位的逐步提升。伊拉克更是希望摆脱地区孤立,崛起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显然,沙特和伊拉克并不乐见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扮演领导角色。^①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大规模军事部署,体现了伊朗对于域内其它国家咄咄逼人的姿态,从而加剧了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岛屿争端中的矛盾,使域内国家对伊朗产生了恐惧与戒备心理。时至今日,伊朗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仍具相对优势,而其战略目标仍然延续以防御性为主,积极主动地同地区各国进行安全合作,但双边互信的缺乏仍是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关系的障碍。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伊拉克综合国力的提高,其有意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并在海湾安全体系的构建问题上与伊朗产生巨大的矛盾与分歧。伊拉克主张所有海湾国家共同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波斯湾的航行自由,共同反对任何对自由航行的限制。此外,伊拉克反对建立地区军事联盟、缔结军事条约、成立区域性的多边防卫组织的行为,力主强化双边关系、弱化多边合作。但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主张针对商船实行“有序通行”的原则,在所有海湾国家一致同意之下,针对军舰实行“无害通过”原则。《阿尔及尔协议》的签署虽然缓和了两伊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无法解决两国在波斯湾地区战略上日益凸显的根本性矛盾。两伊双方虽然有意尝试建立利益共同体、提升双边关系,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及深刻的历史恩怨,导致双方对于波斯湾地区秩序的认知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因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伊拉克方面认为,伊朗试图在波斯湾地区构建一个包括伊朗、沙特以及科威特在内,却明显把伊拉克排除在外的区域防御组织。自 1975 年与伊朗发生了边界冲突危机之后,伊拉克方面就开始不断增加国防军费开支,从苏联和法国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到 1980 年,伊拉克已拥有 20 万士兵、2,000 辆坦克和 450 架飞机。^②导致两伊战争爆发的直接因素是阿拉伯河划界问题,但从本质上讲,阿拉伯河划界争端是伊朗同伊拉克针对波斯湾海权争夺的延续。

伊朗与沙特在宗教和地缘战略上的博弈与抗衡是伊朗与传统逊尼派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反复的原因之一。首先,就波斯湾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两国“因利而和”。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符合彼此的利益,而地区安全更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这也是经历多次外交危机之后,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原因。其次,就伊斯兰世界这

① 金良祥:《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91 页。

② Jasim M. Abdulghani, *Iraq and Iran: The Years of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1, p. 65.

一范围而言,两国“因位而争”。为了捍卫教派的意识形态、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两国难免产生矛盾甚至是较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情况下两国仍会基于共同利益而合作,共同发展双边关系和应对波斯湾地区的国际事务。归根结底,伊朗与沙特关系的走向,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的实际需要。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个主要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冲突、合作和矛盾激化与缓和的循环之中反复,凸显了波斯湾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脆弱性和不平衡性,也影响了美国和苏联对波斯湾地区的政策。^①总的来说,三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争夺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其背后包含了意识形态、教派矛盾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因素。但伊朗的总体地区战略并没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其波斯湾战略是追求对波斯湾的相对控制而非绝对控制。首先,巴列维王朝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伊朗没有对波斯湾地区沿岸国家的安全产生实质性威胁,与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也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伊朗也一直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其次,伊朗没有放弃与波斯湾国家共同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努力。这一机制的构想之所以最终无法实现,是由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和海湾各国的生存策略存在深刻矛盾。

巴列维国王认为,要保卫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就需要和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保持友谊,并且需要让伊朗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防止这些国家被推翻,因此伊朗必须要强化海军建设,加大对于海上军事装备的投资。^②但波斯湾一些国力相对弱小的酋长国,始终担心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邻国对自身国防安全的威胁并对伊朗所倡导的集体安全合作机制存在疑虑。^③基于长期的历史经验,由于强大的邻国对财富和资源的觊觎,波斯湾地区的一些国家更希望寻求外部势力的保护与介入,从而可以遏制地区霸权主义和侵略。对于一些新独立的海湾小国而言,地处三个强大的邻国之间,自身的国家独立性同时受到了地区国家竞逐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争霸的双重影响。因此,从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波斯湾地区危机潜伏和累积的时期。一方面,波斯湾地区各国在地区事务尤其是石油生产和销售的议价权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国在填补地区权力真空上矛盾激化,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的冲突影响了国家间的合作与互信,为波斯湾地区连续爆发战争埋下了伏笔。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与沙特和伊拉克之间的矛盾,也无法消弭小国对于其战略的疑虑与不安。但值得强调的是,波斯湾地区八国同为伊斯兰世界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认知。尽管伊朗与波斯湾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由于历史恩怨、教派矛盾与石油利益的直接冲突使得双方敌意仍难以消弭,但是波斯湾地区合作仍存在着深厚的基础、有利的条件和光明的前景。

^① Ray Takeyh, *Iran's New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Issue 1, 2008, pp. 13-30.

^②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第144-145页。

^③ Ray Takeyh, *Iran's New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pp. 13-30.

正是由于巴列维国王积极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得伊朗能够在波斯湾地区充当主导性的角色。美国在波斯湾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首先,增强与美国盟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力量以抗衡苏联在中东的扩张野心;其次,确保波斯湾国家的安全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稳定;第三,保障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基于波斯湾地区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重要性,巴列维国王的战略主张也得到了美国一定程度上的配合与支持,因此美国也支持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充当“地区宪兵”,肯定巴列维国王维护地区安全的努力。1970~1977年,美国向伊朗出售了163.17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1972~1976年达到了104亿美元,使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加强了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力量。^①但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伊朗与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既有多层次合作的关系,也同样在波斯湾地区进行战略博弈与竞逐。^②

美国之所以将伊朗作为波斯湾的“稳定支柱”,主要是因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人口众多;巴列维国王的波斯湾战略将伊朗军队建设视为重点,使之成为波斯湾地区可靠的军事力量;最为重要的是,巴列维国王对于美国的支持极为看重,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并且避免在巴以争端上与美国产生冲突。美国希望伊朗实现“尼克松主义”所要求的经济和军事自主,因此向伊朗提供贷款来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商品和服务。^③伊朗的波斯湾战略虽有配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地区政策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巴列维国王并未完全依附于美国,而是积极谋划构建排除域外势力、捍卫自主性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巴列维国王认为,这种机制是在同西方国家保持联盟关系的同时,在事实上实行不结盟政策。^④在这一时期,伊朗较为稳妥地处理了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以及与域外大国的关系,较为恰当地平衡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因素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⑤伊朗在维持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展了地缘空间与国家利益。虽然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构想没有得以实现,但是对于推动地区和平与国家间的互信依然具有可行性,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政治遗产。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府也提出过相对应的地区安全倡议。因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具有历史继承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特征。

四、结语

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将巴列维国王送入了历史,这是当时广大伊朗人民的选择。但是,巴列维王朝时期是伊朗从屈辱、压迫的历史枷锁中解放、逐渐实现民族

① Jasim M. Abdulghani, *Iraq and Iran: The Years of Crisis*, p. 49.

② 吴成:《伊朗:频打核计划牌,谋求“积极安全”》,载《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第30-31页。

③ Jasim M. Abdulghani, *Iraq and Iran: The Years of Crisis*, pp. 68-71.

④ [法国]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第352页。

⑤ Stephen Kinzer, ed., *The Essential Guide to A Country on the Brink*,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6, p. 129.

独立和振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其波斯湾战略对伊朗发挥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伊朗的波斯湾政策不仅体现了伊朗的海洋战略,也关系到世界能源战略通道的安全。伊朗利用迅速成长起来的海军,在波斯湾石油运输线上巡逻,维护航道安全。通过提供贷款的方法,伊朗极力安抚波斯湾沿岸各国,并保持友好关系。伊朗对于石油经济的倚重以及波斯湾的文化意涵是其波斯湾战略的依据与基础,保卫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捍卫波斯湾的文化属性也自然是其中应有之义。然而,巴列维国王的波斯湾战略将地区安全视为己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对立;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了伊朗的国家财富,也加重了伊朗人民的负担。总的来说,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演变是日益清晰和成熟的过程,具有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历史特点。具体来说,其内容主要包括:在维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积极与域内和域外国家沟通协商,尝试建立新的地区秩序和集体安全机制,使伊朗保持战略主动性,在波斯湾的地区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①伊朗以波斯湾若干岛屿为战略支点,使其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日益强化和巩固,这得益于巴列维王朝时期积极主动的防御性海洋战略。

巴列维国王认为,波斯湾过去是,现在仍是伊朗的生命线。^②因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坚决捍卫海湾的历史属性和文化属性,反映了伊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的演进和提升,包含了国家治理、地区治理的诸多理念与具体措施。概括起来,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确保波斯湾地区的安全畅通以及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主导权,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和石油利益;其次,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倡导波斯湾沿岸国家互利合作,尤其是加强与海湾君主国的联系;再次,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用美国对伊朗的援助,巩固自身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实力。

综上所述,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有效维护了海湾的稳定与石油运输通道的畅通,并且努力将区域外国家的势力排除在地区之外,为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以及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保持相对应的军事实力,由此确立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的主导权。与此同时,伊朗主动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防止苏联的渗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支柱性国家。在这一时期,伊朗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提高,掌握了波斯湾三岛的控制权,其军事力量实质性地介入到波斯湾地区事务之中。因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总体上维护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巩固了国家的主权和地区影响力,为1979年以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波斯湾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赵 军)

^① [伊朗]法拉赫·巴列维:《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的生活》,姜丽、彭修彬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②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第144页。